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十六

起建炎二年三月七日
辛卯盡五月二日乙酉

三月七日辛卯金人陷中山府

金人圍中山府城中絕糧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人見人皆瘦瘠歎而憐之取使臣効用軍兵千餘人令出城外聽指揮皆無力行步扶杖而往至則有金人傳令曰汝皆合死大金念汝等忠特貸命不殺將汝等選擇千人置立千人一軍皆

無力拜謝

十九日癸卯河東置制使趙宗印屯于郢州

趙宗印在襄陽時中書舍人席益知郢州乃遣人致書招宗印宗印遂以兵屯于郢州益亦具舉留宗印狀申朝廷

翟興翟進敗金人戰于福昌三鄉又敗之于龍門收復西京

翟興翟進與權京西北路置制使苗裒遇金人于福昌及三鄉間苦戰終日金人敗北獲金人司天梁寺丞者興進弟兄取龍門路收復洛城金人擁

鐵騎數千相拒于龍門石道中興進兄弟麾將士力戰破之金人退保洛城官軍乘勝轉戰奪長夏門以入與金人巷戰遂克復洛城時金人益出精兵自河陽南城至白司馬坡營壘相望距洛不遠十數里復欲窺伺興遣麾下斷河橋自是金人稍遠去

二十六日庚戌金人陷洛州

初金人圍洛州以知州王麟是童貫舊屬官遂於城下呼為王姑丈間其民心軍民信之殺麟全家有韓一者為統制名一字定志主城中軍事金人

自京師回經由洛州境內洛州軍民却之得南班
宗室士遂留為知州金人築外城圍洛州截角鹿
掘壕塹甚固密內外不相通欲持久困之洛州終
不投降拜西山有李宗作山寨自守有百姓晁進者
懷蠟書凡三次出城皆達李宗寨告急宗亦嘗以
兵至城中人亦嘗乘夜劫金人侵京西陝右也河
朔兵虛守者稍怠洛州以糧食盡不可守於是強
壯軍民議棄城不投降乃擁士遂出城皆走自白
家灘渡大河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

婁宿至秦州熙河偏將劉惟輔殺其帥黑峯大王婁

宿遁走

婁宿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府汧隴不決旬降
秦州垂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
惟輔摠銳兵三千禦賊金人前軍逾鞏州惟輔審
軍熟羊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逾新居賊恃勝不
虞黎明軍墮伏中惟輔舞稍刺其帥黑峯大王洞
胷屠馬足下婁宿失勢遁走

劉光烈擊金人于同州戰敗

金人略秦雍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戰者金人
至鞏以深入有後憂又熙河將劉惟輔遇虜於熟

羊城天未曉短兵接殺傷相當而虜失大酉黑峯
大王遂復東還惟輔亦走虜去而惟輔覺廊延帥
王庶令統制劉光烈邀擊金人遂遇于同州光烈
戰敗自此官軍見金人則退怯矣
張嚴及婁宿戰于五里坡兵敗被殺

金人自鞏東還也熙河已遣劉惟輔追逐又遣大
將張嚴踵至嚴銳意追賊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
出別道由吳山出寶雞獵賊遊騎而嚴擁大兵及
虜於五里坡嚴初發也約涇原兵會合擊虜嚴既
下隴關涇原統制官曲端應報相會於岐隴間嚴

信之既直前而涇原兵不出據青谿山以自保金
人及兵擊嚴嚴兵敗死之

節要曰婁室陷長安繼寇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
嚴所敗婁室自秦鳳回張嚴襲之婁室伏兵於五
里坡嚴至伏發嚴戰不利死之

吳玠敗金人于青谿嶺

張嚴兵敗金人勢愈張謀趨涇州涇原將曲端拒
守麻務鎮命第十二副將吳玠為先鋒玠進據青
谿嶺逆擊破之

粘罕焚西京之陝右以援婁室

粘罕知婁室為張嚴所襲西來又聞韓世忠大軍
東至盡焚西京廬舍虜西京漢上之民北留兀室
余覩屯河陽以待世忠親之陝右以援婁室

信王遣馬

名御

赴行在乞兵

續自叙曰初信王與馬

名御

唱義起兵也欲遣使詣

行在請稟朝廷之命時兵戈方熾道路梗澁雖已
兩發使人慮其不達乃遣馬赴行在臨行信王以
兩詩送馬曰金趙收燕致太平朔方寸土比千金
羶胡一掃鑿興返若箇將軍肯用心又曰遣公直
徃面天顏一奏臨朝莫避難多少焦苗待霖雨望

公只在月旬間因親送馬至山下握手仰天唏噓
流涕曰惟天知公忠義無以家屬為念勉力此行
馬率麾下五百人沿路轉河朔皆大盜據要險馬
每至輒單騎詣其寨諭以信王請兵之意且與結
約同効忠義盜賊皆踴躍欣從時兵間無紙筆馬
所至裂衣襟記其姓名次第云俟到朝廷即先請
命爾輩以官渡黃河時皆盜魁自操舟相送以濟
既至東京見留守宗澤出信王劄子託澤津送早
赴行在并以信王二詩示之澤曰兒子方欲赴行
在不若先以詩進呈如何馬從之馬遂行至維揚

所從之士不滿百人矣既見上因奏言臣陷虜
日適遇太上皇帝車駕北狩時因間內侍張恭
有何臣寮在此恭對以臣在遂令恭密傳聖旨
令歸到南地見官家時可令用兵虜人無信兵勝
則我可歸奏至此上揮淚曰朕稔聞卿忠義
即加褒諭而殿下拜謝欲出間見宰執環而前不
聞奏論何事但遙聆玉音甚厲曰信王是太上
皇帝子朕之親弟豈不認得書蹟何疑之有連
日何疑之有即降制除信王河外兵馬都元帥制
日頃戎虜之內侵屬都城之失守偕宮闈而遠適

歷險阻以備嘗肆眇已之續承濟多難而恢復還
襄之兵繼遣勤請之使屢馳撫時序以旣周張初
心之未遂忽覽封章之近奏始聞行役之獨留盍
即言歸竚寬遐念乃陳手足之助願效忠孝之誠
慨然壯圖副朕本旨宜就顯於臨制庶盡總於
營屯以迎二聖六宮之還以慰兩河諸鎮之望
特授馬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爲
河外兵馬都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應援軍
馬使裨將兵應援信王馬具四事奏呈其一日臣
聞秦武王遣甘茂攻宜陽樗里子公孫衍疾其行

茂患之引曾子毋投機之事以諷武王武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盟于息壤以遣茂行攻宜陽三月不拔樗里公孫果爭於前武王不聽益發兵以佐茂遂拔宜陽今臣踈遠小人捧皇弟信王之奏仗孤忠冒艱棘請兵於朝 陛下斷以不疑付臣聞外之任臣當拊循戰士播宣皇威以圖報稱願 陛下存武王之心念其茂之事鑒前代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効愚衷畢意攻取惟 陛下矜念其二日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

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送巡藏匿不以進呈伏望 睿旨令皇弟信王都元帥府專置一司凡軍期急速文字不限寅夜晝時通奏庶免誤事其三曰大將軍受命以討夷狄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奪權掣肘每至敗事今 二聖遠狩中原未靖皇弟信王慨然有請于朝 陛下嘉其意大發王師以付之旦夕舉興必期迎鑿興靜河朔然後已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不惟今日易以成功庶幾後世取以為法其四曰王師大舉金鼓器仗金不任用竊觀馬隆募勇士三千武庫給以

朽杖隆以為非任臣滅賊意遂給其三千軍資聽
自入武庫選利器隆於是通涼州解天子西顧之
憂今興師北道迎 二聖定兩河責望成功伏望
特降睿旨所給器仗盡選犀利者以給大軍之用
又為文以誓衆曰金賊渝盟連年犯順劫遷

二聖邀致皇族殺我人民掠我子女奪我財寶焚
我廬舍罪惡貫盈天人共怒 皇帝孝悌之至通

神於明神追念父兄痛入骨髓茲者錫信王元帥之
命舉六軍問罪之師委其出征渡河取勝爾等將
士素懷當報國恩協力同心掃蕩金賊迎還

二聖平定兩河奮主辱臣死之忠副篳食壺漿之
望爾有功必加厚賞爾有罪必示顯誅賞信罰明
皎如白日今大軍一舉不舉得秋毫輒有所犯追其
度越燕山深入賊境金帛財寶各有所得盡以付
爾安危苦樂與爾同之此言不易各務遵承時汪
伯彥黃潛善為相既疑且忌遂選數項烏合之兵
付馬以行又有洺州棄城軍兵民兵到泗州者有
旨撥五百人隨馬往河北應援信王密授朝廷反
相防閑十羊九牧左忌右礙未至太河詔音絡繹
令一人一騎不得渡河聽諸路帥臣節制馬知其

制肘謂不可以成事矣遂屯于大名以俟之
金人遷天眷于通塞州

金人遷天眷于通塞州去燕山府一千五百里給
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 淵聖自離都城北狩
至沙漠未嘗有舊臣候問起居唯至代州遇滕茂
實効臣節迎謁茂實以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奉使
粘罕拘于雲中後取允迪還京師而留茂實居代
州茂實聞 淵聖將至代州乃作哀詞又篆宋工
部侍郎滕茂塞實墓九字取奉使旗裹之以付友
人董誥翌日 淵聖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
號泣見者墮淚金人使譯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
留公蓋將大用茂實抗辭不屈且請侍舊主俱行
金人重之

四月韓世忠還行在

韓世忠軍于京師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虛日
世忠慮有變遂還行在

史斌據長安吳玠擒斌克長安又克華州

金人既退兵涇原將曲端遂下兵秦州而鳳翔長
安各爲義兵收復端大怒鳳翔劉彥希殺之會叛
賊史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中義兵首領張宗誘

斌知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吳玠襲擊斌
斌走鳴犢鎮為玠所擒端自襲張宗殺之收復長
安玠以斌凌遲處斬

戊辰王彥敗金人于太行山

王彥與金人戰既勝因夜破金人趙固寨金人退兵
五月甲申朔尚書右丞許景衡罷為資政殿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

金人陷河北諸州而攻京東京西許景衡以駐蹕
揚州恐有不測侵犯請幸江寧府識者雖不以為
是然亦不敢以為不是黃潛善汪伯彥力沮之遂

以宮祠罷執政景衡憂之抑鬱而死

林泉野記曰許景衡字少卿溫州人元祐九年登
第建炎初除尚書右丞二年金人陷河北駸駸犯

京東西景衡請

上幸江寧府黃潛善汪伯彥皆

沮其議未幾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及虜
入維揚上方思其言

八日乙酉宗澤奏劄乞駕還京師

先是東京留守宗澤自建炎元年七月到京師即
奏乞回鑿凡奏十餘劄言詞激切至是又奏劄其
略曰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

特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坦
為 陛下思承 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可
惜又不曾為 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骨肉蒙
塵沙漠翹徯望 天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為

陛下思 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賊虜所占今年
寒食節有被開塹之憂又不曾為 陛下思京師
是天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庫儼然如舊又不
曾為 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
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
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南幸湖外此姦

邪之謀耳臣思之是一欲為賊虜為方便之計二
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呼為臣不忠不
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在
是也夙夜痛心泣血瀝誠竭忠盡為 陛下保護

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已三月矣農務是時
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又遣少尹范
世延等詣行在奏劄子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謹
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至臣亦然臣
因期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
以道槩之了然區分如辨白黑何則夫忠義之人

動容周旋無非周忠義而不忠義之人自無入焉
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之惟恐其傷
之也彼不忠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
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損棄不
啻如矢人之惟恐不傷之也恭惟國家曩緣賊虜
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
至強迎 二聖后妃親王與諸眷屬蒙塵北去凡
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佐佑 陛下張
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奉
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

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
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為
身謀謂我 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
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恣謂 二聖后妃親
王大小之屬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陵園寢不足
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履轍不足羞謂巡
狩之名為可効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儲金幣以為
賊資椿器械以為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
敵敗也培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
聽凌蔑下民允誤國之事無不為之猶矢人焉惟

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
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
分無足疑矣臣衰老孱懦誤蒙陛下察臣斷斷
孤忠憐臣悄悄見愠體天地之大德覆護用日月
之大明照臨臣此身與臣血屬當膏砧斧鑿粉萬
狀矣尚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
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
臣之至此豈止謗書之盈篋而已即臣伏望

陛下六龍萬乘早賜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
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

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陛下此

言擗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寮封章疏指獨摘臣言

如臣言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符忠

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

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至是降詔旨言發

輜重之入京師朕將還闕恭謁宗廟百姓大喜澤

在京師日俟六龍之至而日復一日不聞鑾輅進

發又進劄其略曰迺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詣

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

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

惑何戎狄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茲舉下詔之後
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即日啓行民心不能
無疑焉臣愚竊意 陛下乾剛不撓高明並照洞
見安危之幾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
陛下負失信之謗也臣伏見逆者河陽水漲斷絕
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賊賊勢窮窘不
知所爲此天亡虜寇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臣欲因此時間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孤危大
振軍聲盡平賊壘伏望 陛下亟還宮闕以繫天
下之心則熟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願

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
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聽未即還闕
伏願 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

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胡塵

御名清海寓然

後奉迎奎輿京師以快天下人心以塞姦臣之口
臣蒙 陛下眷知誓効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己
伏望 聖慈特賜 眷斷天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七

炎興下帙十七

起建炎二年五月
八日辛卯盡八月

八日辛卯韓世忠聞勅進討京西

三省樞密院進呈陝西諸路帥臣東京留守司京東等處奏報金人渡河分頭出沒攻圍虜掠奉

聖旨差韓世忠聞勅各領所部人馬前去京西攻

討劄下東京留守宗澤差楊進等諸頭項相為應援

翟進攻兀室余覩於西京失利

節要曰自建炎元年冬粘罕再寇西京官吏南走

統兵官程進率軍民上山保險至是歲春三月二十六日粘罕盡焚其廬舍虜其居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余覩兀室之衆尚屯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清長源等處雖去西京不遠而賊視之以為已棄之物不復顧之無何進於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營賊以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出城賊復據之後進值韓世忠軍至與世忠同欲破賊進為世忠導至文家寺又為賊敗乘勢進擊世忠又敗世忠於永安後潤時當盛夏胡騎非利之時又以連敗我師少得休息且知粘罕由平陸渡河北

歸故復棄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留女真萬戶茶曷馬以戍河陽

十五日戊戌王彥駐軍河南

王彥在河北其衆大集謂之八字軍為金人所畏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直趨太原斷石嶺關路以臨代北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擬彥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會澤以彥兵勢雖盛然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遣書延彥議事彥得書悉召諸寨統兵官拍援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先發既行金人以重兵尾襲而不敢擊是日濟大

河駐軍于河之南

二十日癸卯王彥至京師以兵馬歸于留守司

王彥入京師見留守宗澤澤大喜握彥手曰公力戰河朔以沮金人之氣忠勇無前海內所聞然京師者國家之根本澤已累上章邀車駕還闕願公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因差統制官張偉統轄於滑州界汭河沙店以來上下掃把截

王庶會渭慶路兵欲逐金人過河王似庶貢不從

先是陝西路制置使錢蓋移文廊延帥王庶兼制

環慶涇原兵討賊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環慶涇原各大舉協力更戰而庶慶州人也慶帥王似爲桑梓又謂帥庶貢乃庶之舉官皆以庶後進不欲聽其節制遂文具應報而兵皆不出金人游騎上青谿山爲涇原將吳玠所扼至感咸陽望渭河南義兵布滿平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廊延攻康定圍龍坊庶禦退之於是金人盤礴於馮翊河中據浮橋以通往來渭河以南人情大恐曲端又知孟迪等聽廊延節制尤不喜遂揭榜稱虜已過河歸國農

務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廢亦斂兵保
險猶以書尺約慶渭帥王似席貢欲大舉除馮翊
餘虜逼逐過河復限大河自守至于再三似不應
貢許出兵四萬竟以應報不齊又端素不欲聽廢
節制遂復遷延是時廊延人以秋深必受兵擾多
有遷徙而去者道出環慶吏民皆惡驚移人所在
以檢察姦細為名奪其財物或毆殺之若不無官
司者

二十一日甲辰金人陷絳州

金人寇陝西回軍時絳州猶為國家守知州乃宗

室小監倉也甲辰金人攻陷之軍民巷戰者六日

七月十一日丁亥詔發歸朝官赴行在

是日進呈楚州來歸朝官事

上曰聞州郡多囚

禁歸朝官載糶寒暑不與踈貸因小有疑則加殘

害一郡戮至數百人朕甚憫之覆燾間皆吾赤

子偶生邊地視之遂異然豈可與金人一例待之

金人與吾戰打敵無罪之人又率諸國之衆荐冒

鋒刃使肝腦塗地赤子境亦何辜朕欲發諸郡

拘囚歸朝官盡赴行在存拊之庶幾可召和氣

留守司借揚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

楊進嘗隸王淵軍于應天府金人已陷京師屢分兵犯應天府淵命進及韓世忠與戰破之前後多所殺傷上即位淵為御營使司都統制淵妬忌才能深忌進欲殺之故進復反有衆數萬自號沒角牛營守司遣人招安進陰許受招安乃借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進不能行

閻勅軍于河南府

閻勅以班直換授靖康中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上幸揚州留勅京師留守宗澤命勅軍河南欲會

合王彥楊進等以圖河北

郭仲荀為京城副留守

宗澤為京城留守招降諸大寇王喜楊進丁進等兵勢甚盛澤有渡河迎請二帝之意黃潛善汪伯彥疾其成功又疑其謀變遂以郭仲荀為副留守察之

邵興敗婁宿字董于解州

婁宿字董攻解州之朱家山邵興苦戰三日遂敗之殺千餘級殺其韓留守董毛故魯字董李彥仙補興從義即遷陝西州都統軍馬

金人窩里嗚榼懶闔日共陷慶源府五馬山義兵朝天鐵壁諸寨

五馬山寨自靖康元年冬武翼大夫趙邦傑率衆起之至真定之陷得保州路廉訪使者馬名御同主之邦傑等請信王總制諸山寨遣馬詣行在投表乞師請命馬行寨中有亡歸賊者告於真定同知韓慶和女真副都統韶合二人共陳於東路元帥府恐馬得兵南來故大會賊衆力破諸寨以絕馬之內應以斷馬之歸心諸寨多無井汲水於澗為賊所斷汲道遂至陷沒信王不知所在

宇文虛中觀文殿學士祈請使楊可輔祈請副使于金國

先是有詔求能戰勝攻取及奉使絕域迎還

兩宮者許之自陳虛中方提舉杭州洞霄宮乃上表自薦遂加觀文殿學士為大金祈請使以楊可輔副使

赦河北陝西京東路

門下朕紹履尊極寅畏多艱凜乎朽馭之難持浩若涉川之求濟講興復之策庶以迎二聖之還躬巡省之勞庶以副四方之望然而夷狄靡聞

於悔禍干戈未息於內侵存渡河津分攻城邑突
騎橫馳於畿右控弦大入於關中綿朔野以繹騷
巨山東而震擾自聞警奏繼遣援師嗟赤子以何
辜重罹屠掠蓋朕躬之不德罔克撫存尚賴
祖宗在天之靈弗替忠義徇國之俗蕃漢協心而
禦敵軍民戮力殄讐有嘉攘勦之功深憫傷殘
之患宜敷恩渥式慰群情於戲民所懷者仁既霈
汪洋之澤天所助者順必臻春佑之符覲國勢之
漸隆復邦圖於永固咨尔有衆咸體至懷

八月東京留守宗澤卒

遺史曰宗澤為東京留守措置營葺稍有條理頗
得士民之心初到京師也會全國使八人來使楚
國澤謂有窺伺申奏乞送獄廢全國體詔諭止之
澤與黃潛善汪伯彥議論不同澤在京師凡有申
請多為潛善伯彥沮止京畿十七縣境臨河者七
十里澤措置均之諸縣每縣管四里有畸各令開
濠一丈深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珠劄寨而樞密
院行下約束只今依倣陝西以三七分為率三分
出戰七分出助軍錢澤措置京城守禦之具補葺
甚多其費用不少而三省樞密院指揮諸場庫務

如修城造器械見雇工作役更不令支錢澤常懷
憤懣之氣奏請鑿輿復還京師前後數十嘗賜詔
褒諭曰舜巡四岳著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
王歸在豐之訓庸知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爲本
根朕遭時多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
省方之勞俟救寧之有期即旋復之何晚夙宵軫
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爲家魯靡常於臨幸
而臣子視人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等留居千
里之畿拱扈九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千
萬衆之心渴聞鳴蹕之音虔舉回鑾之請備觀忠

欵深可歡嘉澤有渡河恢復舊疆之意以大名當
衝要擢提點刑獄郭永漕臣張益謙與北京留守
杜充相犄角求得檄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束平
權邦彥爲援兵聲漸振是時王喜張用諸大盜皆
招聚京城下卜日進發以薛廣爲前驅有陳德者
軍班換授宣和間燕山用兵時爲真定府路兵馬
都監盧溝之役降爲承節郎京城圍閉在城上守
禦城陷歸家不出仕澤聞其名尋訪得之令統廣
爲副纔離京城而澤暴卒澤志大才踈事雖不就
而人皆惜之

林泉野記曰宗澤字汝霖婺州人登元祐六年第
累遷朝奉郎靖康初知磁州爲備甚嚴整加秘閣
修撰 康王同王雲奉使金國過磁百姓殺雲澤
乃勸 王起兵援王室不宜北行 王遂還相州
王既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澤與汪伯彥爲副
王至大名澤引衆二千來勸速進副元帥汪伯彥
等阻止不從及 王欲往東平府乃令劉浩尚功
緒揚青常景王孝忠五軍以陳淬爲都統制軍開
德府又令閻丘陞孫振往聽澤節制澤屢請師伯
彥恐敗和盟檄止其行金人自衛南來犯開德澤

遣統制孔彥舟敗之次日來犯行在又爲彥舟所
敗澤與權邦彥乘勝欲往至京城以戰車一百五
十兩從行至衛南遇伏兵敗趨南華虜以兩軍掩
擊推車者皆走先鋒統制王彥忠等死之澤再聚
兵傳檄四方欲邀奪 二帝 王即位澤請因天
下兵集親征迎 二帝復中原黃潛善汪伯彥又
沮其事加徽猷閣待制知襄陽澤又乞十萬衆欲
復河北不聽李綱入相薦爲東京留守澤威惠兼
著民心悅服王善以兵五萬丁進以兵十萬衆揚
進以數萬皆來降補揚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

澤遷資政殿學士命閻丘勅屯兵西京會合王善
丁進揚進合兵六十萬欲渡河迎 二聖虜人頗
畏憚潛善伯彥疾其功又慮爲變乃用郭仲荀爲
副以察之方出師暴卒年七十揚進大泣京城失
望皆哀痛之

靖康小雅曰門下侍郎御營使東京留守宗公諱
澤金人再入塞將犯畿甸公守磁州抗疏力請朝
廷大爲之備身乞將兵以與虜角 淵聖嘉之進
祕閣修撰且使募河朔騎勇爲夾擊之計 康王
使虜至磁爲百姓遮留不使北去公因進說又請

上便宜總河朔兵入援京師會

淵聖以蠟書問

道拜

上爲兵馬大元帥且專誅賞

上進公待

制爲副元帥

上南至大名或傳金人已北歸公

遂分兵邀擊三衛南遇賊力戰數日賊兵日滋公

無後繼既小虜賊方北去

上嗣位進公閣學士

拜東京留守公既至京師簡料戰士信賞必罰兵

勢遂振復招來巨寇如揚進丁進之流得兵數十

萬人又繕葺京師譙門樓堞以至宮闕官府咸一

新之雄壯不減宣和間連章乞車駕身願率所訓

兵暨所招盜賊度河北進討時黃潛善汪伯彥當

國雖力沮之而公之意未嘗少衰既而 上悟其
姦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建炎二年
有旨遣韓世忠之伊洛又令滄帥劉錫密結河朔
之人自青州絕河進兵命公總大眾自滑而北期
集於中山公聞命欣躍費金銀兵械織悉畢具行
有日矣而潛善伯彥恐公成功又以姦計從中止
之公大憤蕙鬱鬱久之疽發背而死中外惜之嗚
呼如公之忠義實古之以死勤事者不幸捐館真
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矣公敗且不懼沮而不
屈毅然有古臣烈士之風志未克伸功未能成姦

賊所誤非天哉異時秉史筆者述至於此必書曰
黃潛善汪伯彥殺宗澤正史法也詩曰洪河滔滔
蹙野摧山砥柱中立力當狂瀾胡熾凶焰動植俱
殘公俯視之若螢磷然知無不為獨殿中原方事
北討將以身先赤羽若日朱旗絳天二賊巧沮行
或止還雖醢二賊奚足償焉奪之遽矣中外悲嘆
宇文虛中權京城留守

宇文虛中與揚可輔為祈請使副行會宗澤卒遂
留虛中權行留守司

中書侍郎張慤卒

愨字誠伯瀛州人元祐六年登第靖康初授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權大名府康王至大名愨來迎升延康殿學士建炎初召赴行在同知樞密院愨在大名時有洺州王明者號王左槍與李洪李民聚衆以復奪二帝為辭有衆數萬愨差無官宗子尤不及進士王協王慈招安撫定授明州觀察使洪民皆閹門祗候不充武翼郎協茲皆承務郎後杜克知北京遣王明率衆討金人為趙六舍人所殺李民復作賊號滿天星者愨俄除尚書右丞上幸維揚除中書侍郎黃潛善汪伯彥

當政愨以忠梗自任不附會潛善伯彥屢笑宗澤顛狂愨曰如宗澤之顛狂士多得數人則天下定矣二人語塞次年八月卒于位識者歎其志未盛行而已死

靖康小雅曰公諱愨靖康之末公為河北都轉運使趙野帥大名師徒不安遂叛欲殺野公挺身出諭衆方定且請公領帥事野遂得免焉

大元帥自相州渡河至大名公力規時病且陳天下所以治亂安危之本上為動色而心善之明年上登大寶位召公入參樞府稍遷右轄遂貳

黃門公自入預大政推知殫竭其言益危其諫諍愈切無所阿避雖黃潛善怙勢肆姦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公以直道自持面折其失誦言其短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已而皆如公言上獨嘉之潛善內不能無愧愈忌公公亦屢乞身甚力上知公忠誠勁直加眷倚終不終聽公去天下引領俟公入相而公且死矣建炎三年夏上自杭幸建康過公之墓思公賢降詔遣使致祭厚卹其家嗚呼士之仕於朝也患無眷於君矣而天子明察備知公為深

言雖力不足勝潛善之姦事既驗不能革潛善之復潛善之誤國嫉賢其罪如此卒不遑死而令公死乎是可嘆也詩曰建炎紹統銳於中興乃得賢輔食孽飲冰責君克舜良哉股肱苟用其言不難丕承相臣巨蠹忌嫉才能群邪翼之如彼鸕膺公奮不顧忠勇日增瞻之維何垂天之鵬瑣瑣潛善陋比蠹蠅賢死姦壽何戒何懲

殿中侍御史馬伸言謝克家孫覲不可復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八

奕興下帙十八

起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癸酉盡十月二十六日丁丑

二十一日癸酉殿中侍御史馬伸上言乞罷黃潛善
汪伯彥

殿中侍御史馬伸上言 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
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
大任以來措置天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夷虜日
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消且如 二帝親
屬盡室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

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
此理甚明然前日不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於
今日當如之何其不諱詔令有如此者又如吳給
張閻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
尚仍舊體以言爲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又如
祖宗舊制諫官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
旨三者不與厥有深意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
親舊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
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事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
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又如有人間潛善伯彥

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日難言其意蓋謂

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陳東事則荅曰朝廷初
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

有如此者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皆御營
使所統潛善伯彥則別置親兵各一千人請給君
處優於衆兵其收軍情有如此者潛善伯彥所爲
類此豈不辜陛下責望之意哉伏望速罷其政

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仲仍具申潛善伯彥照會
二十二日甲戌殿中侍御史馬伸衛尉少卿

遺史曰馬伸上言乞罷黃潛善汪伯彥政柄辰巳

刻間道路已喧傳無不欣見於眉宇翌日聞仲遠
改衛尉少卿有顰蹙而吞聲者

二十九日辛巳李成劫掠宿州

先是朝廷命李成克京東河北路都大捉殺使成
領兵之南也秋毫無犯於民將及宿州乃攘反有
攘取宿州之意分軍爲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
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束仗入
宿州乃曰備奉聖旨屯駐于宿州故人皆不疑市
井買賣如舊軍人未及半即有登城者俄頃弓矢
亂發縱火肆剽掠盡取強壯爲軍并驅虜其老幼

別將泗州者不及期唯到虹縣亦縱火劫虜而回
成欲一日取兩州別有冀望非常意既聞泗州軍
失期遂止于宿州以前軍史亮反即時撫諭已定
事申聞朝廷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萬副成
得鎧甲軍勢愈盛矣是時車駕在維揚有交番衛
士及百姓販賣者成皆資給之故往來行在者皆
譽成有忠義報國之心識者以爲志望不淺非它
賊比

賜李成一行將佐詔

朕觀風南服注意中原有嘉忠盡之臣夙統驍雄

之衆扞時蜂蠆爲國金湯方炎燬之異常想戎屯
之良苦特馳信使往諭至恩尚體眷懷益堅圖報
主客員外郎謝亮撫諭夏國

先是春初夏人謀知鄜延內備外禦有可乘之機
宥州監軍司忽移文本路稱大金以鄜延割隸本
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大兵誅討鄜延路經
略安撫使王庶即口占據檄詞口金人初犯本朝
嘗以金肅河清昇爾今誰守之國家姦臣貪得不
恤憐好一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意夏國躬
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爲之

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
皆節制之師左枝右梧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
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傷虜
主乃謀移捷賀蘭司忽亦縮甲不復敢言故朝廷
議遣人夏國乃詔主客員外郎謝亮往撫諭夏國
以繼舊好亮至陝西庶又移書于亮曰春秋之義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
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黠虜挫銳
於熙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
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帥協同義舉漕

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雖未能洗雪前耻亦可以
驅迫渡河金秦莫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
餓疲羸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亮自環
慶入夏國使還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而廊延
無警報

九月一日壬午朔王彥赴行在

初王彥至京師以兵交付宗澤也澤令彥量帶親
兵赴揚州行在所既到有旨令閣門引見上敕

二日癸未衛尉寺少卿馬仲貶濮州監酒

馬仲爲殿中侍御史上言黃潛善汪伯彥之罪乞

罷政柄潛善惡之遽改爲衛尉少卿便具以所言
中御史臺乞行誅竄有詔馬仲言事不實趣向不
正可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於是潛善以仲監濮
州酒促使上道竟死塗中天下寃之

三日甲申丁進復反率衆寇淮西

丁進復反韓世忠軍有其餘黨百餘人斬於揚州
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段恩者勸世忠釋而用之恩
嘗仕于陝右而世忠爲其部曲故世忠敬而聽信之
杜充爲京城留守

遺史曰杜充爲北京留守也提點刑獄郭永嘗畫

三策以遺克一日永見克問其目克曰未暇讀也
水面數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
用而有虛聲以此當大位鱗不顛沛公等足與治
乎克大慙一日天雨紙錢于軍營中厚約一寸許
人皆以爲不祥翌日與金人戰于城下敗績克遂
閉門以守至是宗澤卒乃命克爲京城留守張益
謙爲北京留守裴億爲轉運使

別錄曰東京留守宗澤卒杜克代之澤方留守時
嘗有志經略河東河北故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
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群盜城下欲遣復兩宮

議既定先以薛廣張用王善前驅繞離城下而澤
死克無意於虜盡反澤所爲故河北諸屯豪傑皆
散而克又務誅殺故城下兵復爲盜去略西南州
縣數歲不能止

十二日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
先是知冀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府勤王有雲騎
第六指揮李政者在京東立功補官授河北將軍
冀州駐劄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
敢犯金人攻城皆禦退之禦敵之方皆出人之意
表每戰先見勝則出兵則必勝或夜劫金人寨所

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
由是人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急有登城者火其
門樓與官兵相隔政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
有重賞於是數十人皆以濕氈裹身持仗躍火
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或跳躍
下城城乃無虞政大喜皆厚賞之至是政已死矣
故不能保守而城陷

十三日甲午金人陷長安知軍府事郭琰棄城走
先是金人陷長安已退去也王擇仁入長安稱撫
定未興軍既而郭琰以朝廷之命來帥長安擇仁

退去琰以擇仁有兵欲得之遂劾擇仁擾鄉村作
過等事又移文金州兵會合掩殺之擇仁欲往金
州爲金州所拒無所歸聞河東山寨有未順金人
者乃經畫河東山寨於是金人再犯長安琰棄城
走遂陷之初同州有鄉兵首領党松者未興軍路
經略司以爲統領李彥仙爲號解州制置使也檄
松知同州時同州陷沒松大喜寄治于三十里外
下寨松猶以長安帥司之命因諸長安見琰欲換
其差牒而琰留其知同州文牒不給付而城陷
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都統制

先是京城留守司承制以王庶權陝西路制置使
曲端權河東路經制使端以狀申庶稱准留守司
差河東經制使乞照會以牒移鄜延帥司請備人
糧馬料支給帶行人兵方擬議間承六月詔書擢
庶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升端橫行遙
郡團練使爲都統制詔旨有曰儻不靖難於殘暑
之前必致益兵於秋涼之後庶移文諸路如詣旨
催端前來雍耀間措置邊事端復具公狀稱未受
告身不數日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自行在齎端
告身至庶遣人達之諸路兵皆報應起發庶即以

鄜延兵先出至龍坊而端又稱日前曾有公移往
還已奏乞迴避而渭帥席貢別差寵世才統步騎
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行下涇原勅端還舊任
聽候朝廷指揮亦別差環慶將劉仕忠權都統制
涇原將寇緝同統制秦鳳熙河兵共不滿萬人先
會鄜延軍屯八公原以待庶欲督戰已戒行寵世
才兵至邠端中悔乃飛書止世才兵復公狀申節
制司已起發赴軍前庶以故止其行遣迎勞端端
既得兵柄則傍徨于淳化矣

金人焚丹州犯延安府

二十日辛丑陝西六路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金人戰于八公原失利師範被殺

王庶在坊州遣賀師範趨耀州王宗尹趨白水移文涇環二師出兵為援驅逐殘寇渡河且備秋高之復入二帥各遣偏將至會師範遇虜于八公原為賊所乘王師敗績師範死之涇環二將各引歸范瓊為御前平寇前將軍

范瓊以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討李孝忠有功加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同主管侍衛步軍司移軍真州除御前平寇前將軍瓊在真州

馭衆慘酷斷臂折支割剝炮烙鉤釘推剔靡所不有二十六日丁未薛廣及金人戰于相州被殺

初京城留守宗澤命王善張用薛廣收復兩河前驅終離京城而澤暴卒杜克代為留守不善撫馭務誅殺善與用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乃解圍相州入相州境遇金人與戰不勝廣死其衆皆散

十月丁進以其衆降于劉正彥

丁進復反率衆寇淮西詔劉正彥帥師討之正彥請通直郎劉晏偕行許之晏者遼東白崑州人在

遼以文章筮仕宣和四年率衆數百歸朝廷朝廷授以通直郎金人犯順朝廷以晏總遼東之兵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八百從速壓賊境晏之衆寡不敵乃請於正彥曰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賊勢甚張若不以奇計破之難以力取請爲五色旗幟俾騎兵八百持一色於山林重複自背後取路前後相繼不絕一色旗盡即以一色易之駭賊心正彥然之賊見官兵累日不絕旗色各異謂官軍甚衆遂不戰而請降乃分進兵各隸麾下詔授晏朝散郎賜金帛有差晏以金帛悉分將士將

士皆悅

五日丙辰王彥轉官免對

宗澤遣王彥赴行在也有旨令閣門引見上殿是時朝廷以遣宇文虛中揚可輔爲祈請使議和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是日降聖旨王彥汧河宣力日久特與轉武翼郎除閣門宣贊舍人仍舊帶行元擬官遂不得對

王彥爲御營平寇統領官

上以彥王爲御營平寇統領官與平寇前將軍范
瓊歸京師彥素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
求醫有旨令真州將治彥居真州閉門遠跡絕不
與人通瓊領彥兵而去

劉光世敗李成于上蔡驛口橋及新息縣

李成寇淮西劉光世討之以王德爲先鋒將率諸
將敗成于上蔡驛口橋成奔新息裒散卒再戰時
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必大將也
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曰非公之力
吾其危哉再戰皆勝成遂遁走成主謀陶先生被

執送行在以火燃于開明橋上光世特授檢校少傅

王伯彥時政記曰是日御營司進呈檢校少保奉

國軍節度使劉光世具到真奏楚州見養濟李成
下人兵家屬男兒婦女共六百餘人 上曰此曹

凶悍不顧其身豈恤其家 朕念作亂者非家屬

之罪宜令遣往遠處州縣亦給錢米養之臣潛善

曰自李成寇叛諸將及郡守監司多言宜殺其家

屬臣累奉聖訓勿殺以招其徒臣聞光世凱還過

楚州降卒見其家屬亡恙朝廷養濟如舊皆感泣

仰戴聖恩悔從賊亂今當擇與官軍戰鬥不降者

籍其人口別取處分外餘並給公據放令自便臣
勝非口郊祀大禮赦中可條具 陛下寬貸德音
使天下聞之潛善曰去降赦尚半月日具依令來
指揮行下候放赦更及之則四方賊徒聞 陛下
好生之德如是必散黨回心以歸聖化矣 上曰
昨日於光世處取得李成所用提刀來看其刀重
七斤成能左右手輪弄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成感
於陶先生邪說臣節不忠使 朕不得用之陶先
生名子思常為道士誕妄喜談兵成兵至符離得之
謂成面有割據之宜相驅虜良民十萬往西川據

成都保有兩蜀成信其說遂生異志逮其敗也軍
中多恨不得子思今日光世到都堂押子思來云
使人至京門外見鞠其情狀奏聞 上曰甚喜
李成者雄州歸信縣弓手也寡言笑重然諾譎詐
不情以驍勇聞於河朔有衆數千假行仁義能以
其言撫慰其士卒故亦能得其衆心累功知歸信
縣雄州失守成妻子在城中爲亂兵屠戮成率其
衆救萬人各扶老携幼渡河來歸朝廷授以右武
大夫忠州防禦使充京東河北路都大捉殺使朝
廷慮其黨太盛命分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往宿

州犯截就糧餘衆令押赴行在或遣部將史亮者
統所分人行亮至宿州輒剽殺居民焚汴河橋或躡
其後逼逗留懷貳不進朝廷得其姦謀命光世追
討至光州界勦殺平蕩無餘或僅以身免初光世
許得成者以或官爵予之士奮命爭奪故人得其
祕篋與所用提刀

十二日癸亥金人渡河攻開德府濮州

是日得報金人渡河攻打開德府不破已往濮州
見今攻打城壁差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領所部
兵由京師前去開德府差統制官韓世忠領所部

兵前去東平府迎接又劄下先差河外總管見屯
駐冀州馬名御領所部兵與張俊韓世忠互相應援
既而議者謂張俊爲中軍統制不可遠去留張俊
差統制官范瓊由京師前去開德府

馬名御率兵攻清平不克還行

先是馬名御以節制應援兵馬使集諸軍欲大舉收
復陷沒河北州郡師次館陶聞冀州已陷金人犯
博州皆傍徨不敢進其副俱重與統制官曲襄魯
班杜林望風奔潰還朝共肆譖誣以迎合當時之
意馬軍士乏食衆詢詢以類兵不動爲言馬遂率

衆往攻清平虜酋撻懶即君與闍目窩田里合兵併
往攻清平虜與馬戰城南統制鞏仲達及子元忠
皆死于陣向晡清平人開門助金人掩馬之背馬
斂兵退衆皆散亂不整馬以事不可濟乃由濟南
以歸時統制張世昌一軍誤由東平路與馬相失
世昌途中立節制使牌早晚趨衙馬到行在上表
待罪褫三官罷其兵職

窩哩噶撻懶闍目之衆敗馬名御於北京清平因之以
犯河南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犯澶濮粘罕

圍濮州爲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州之初視其小郡甚有輕敵之意端乘
其不意夜鑿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逃僅免俘
馘至城陷也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
盡屠其城

粘罕謀陷濮會窩哩噶之衆先犯北京繼寇兗鄆
二十六日丁丑范瓊率兵至京師

翟興翟進及揚進戰于伊川鳴臯山下軍敗翟進被殺之

宗澤東京留守也借揚進榮州防禦使令知河南府進
未行澤卒杜充爲留守進爲京城統制其衆皆剽掠百

姓苦之進不禁引衆欲入西洛聲言就駐捍賊所過焚
室廬驅子女殺戮無辜開發墳塚刺強壯數號稱七十
萬擅置官吏兇暴日熾翟進翟興謀曰楊進兇賊為國家
大患當力除之遂率其衆迎楊進與楊進遇于伊川之
鳴皋山下夾伊水而陣楊進多騎兵與皆步卒望楊進
騎兵有懼心翟進激之戰卒衆渡伊水翟進躍馬先登
為流矢所中馬驚墜入壑中為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
官軍官軍遂敗興麾餘衆復保伊川

邵興敗金人于陝州夏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九

矣興下帙十九

起建炎二年十一月盡
十二月二十一日辛未

十一月苗傳劉正彥以兵八千扈衛

隆祐太后六宮駐杭州

是時邊報不一

上命苗傳劉正彥帥師扈六宮南渡至錢塘傳為
御營都統制正彥副之劉晏所統赤心隊猶隸麾
下傳與正彥皆陝西人傳父禮正彥父發皆為西
邊良將傳隨梁楊祖信德府來勤王為右軍統制

上即位爲御營使司後軍統制正彥少爲文資宣
和間劉光世薦其才得換武職傳拙直不能曲奉
內侍故多譖之者正彥來上方略故被選用

十二日壬辰金人陷延安府

正月金人陷延安府東城而西城堅守未下金人
知曲端與王素不協乃併力寇鄜延安攻自康定王
宗尹不能禦庶在坊州聞金人入康定連夜趨鄜
延以遏其前金人詭道陷丹州丹州界于鄜延之
聞庶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鄭恩當延安來
路時端盡統涇源精兵五萬駐淳化月餘不動日

移文趣其進兵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諭端言
併兵鄜延無益不如蕩賊巢穴兵法所謂攻其必
救乃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理蒲城皆
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復與玠合軍歸襄
樂屬環慶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雷寒甚
金人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人
遂專圍延安西城日夜攻擊不息庶自收散亡援
延安比至甘泉而延安陷權知延安府劉洪及總
管馬忠出奔初王瓌援至鄜州聞延安已陷即復
回興元金人肆殺掠遂東趨河上如欲渡河者

稍北近綏德軍度自劾待罪

別錄曰十一月壬辰虜陷延安初鄜延經略使王
度屢戰有功聞虜自熙河敗回乃檄諸路不應又
移書謝亮以率諸帥亮不從既而詔除度節制六
路兵擊虜於鄜延耀問諸路又不應虜謀知遂破
延安

王庶奔于曲端軍中曲端奪其制置使印

王庶既失延安固知所措倉皇未有所歸念唯有
曲端在襄樂雖素不相協然勤勞王事則自有公
議且曰捨端吾何歸乃率官屬馳騎至襄樂造端

之壁端號令甚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庶既
至端令每入一門減其從人之半及至帳下僅有
虞兵一二而已端設軍容見庶庶惶遽戰慄端數
其失延安之罪詞色俱厲庶僅能言自劾見待罪
端遂取制置使印犒禮隨行騎從御名迫庶還鄜延
盡拘縻其官屬

十五日乙未金人陷濮州

金人圍濮州知州楊粹中固守之金人力擊者三
十二日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城遂陷粹
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金人招之不從金人惜其

忠義許以不死粹中乃下粹中真定府人金人以
歸鄉城中無少長良賤大肆殺戮仍火其廬舍俱盡
金人陷開德府

金人寇開德府王某守其城金人以為文字至城
下呼曰知府王某有文字來歸附大金故我來此
汝百姓何敢拒師軍民信之欲殺知府知府走至
南門未出城為軍民蹂踐而死金人入城怒其拒
戰殺戮無子遺紹興九年復得河南地唯開德府
城中無一戶舊居土人

金人陷相州權知軍州事趙某同家屬赴井

金人圍相州久糧食皆盡猶堅守未下趙縣丞者
不字宗室也權知州事人呼為安撫者趙安撫與
軍民議曰食已盡人相食啗外無救援安可久乎
其乃國家宗室豈有順蕃諸人當自為計衆皆不
聽趙安撫曰約降如何衆雖悽慘然有唯唯者趙
安知其意乃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不殺
金人許之趙安撫乃具降書開門而自推其家屬
入一井中然後身擲入井先命提轄以土蓋覆提
轄遂實之以土人皆哀之

二十二日壬寅就江都縣築壇南郊大赦天下

門下觀會通以行典禮莫嚴定位以交神遠臯疾
而弭戎兵亦或自時而致禱 朕紹承大統誕受
多方屬外患之相仍爰省四方而臨幸念父母兄
弟尚屈於敵疆惟甲冑干戈再淹於歲序問寢闕
溫清之奉在原深急難之情信使屢馳久猶未報
全師再遣坐待底寧復盜竊之無良乘邊陲之多
事馮陵州縣震擾民氓衣冠傾朴於道塗來報荒
殘於本業行者未知所適居者莫獲其安傷閭里
之疾苦則無循之政尚愆閱行陣之勤勞則休息
之期猶遠每撫心而及此屢當食以興嗟險阻艱

難固備嘗矣勞求還定孰安集之豈菲德之敢圖
惟上穹之悔禍永懷眷祐恭俟監臨雖丁多壘之
辰適在當郊之歲惟祭之或祈或報必稽時物之
儀而禮之有儉有豐特視情文之稱是用講有虞
東巡之制循建武二成之規新黻見以嚴恭建胥
徒而齋沐蓋高在上聰明皆自於我民與善惟人
治亂無艱於天位既殫誠悃深極戰兢仰覆冒之
何心詎存時怨况顛危之已甚寧忍我遺疾呼反
本而必聞精意默通而可動度幾未暇式燕多難
新命舊邦協幽明而並貺此強爾界一內外以均

安其敷曠蕩之恩以廣龐鴻之施可大赦天下於
戲爲斯民而請命敢忘廢字缺一之無辜置大器於
復安實冀昊天之所予尚賴六服群辟三事大夫
共宏恢復之功亟底隆平之業

邵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

知濟南府劉豫權知淄州李某叛附于金人

初李成敗于劉光世也轉寇淄州攻擊僅兩月不
下迪功即李某權知州固守之成糧漸盡侵濟南
府界擾于外邑淄州求救于滄州劉錫濟南府亦
求救于滄州兩州皆堅守拒成以待外援會金人

侵山東先生濟南府劉豫謂滄州救兵求矣即不
爲守禦備開門納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金人未
至淄州前一日成起軍轉城而似欲退去者淄州
人疑之莫測其故俄而擺列諸軍于城下盡發諸
寨老小先行是夜神霄宮火焚燒諸寨淄州人謂
成果退去矣翌日金人馬軍逼城淄州人亦謂是
滄州救兵乃具香花于城上望塵歡譟既而知是
金人遂就投拜金人謂自入南界未有如濟南府
淄州秋毫不動而投拜者大喜之自後金人擾有
中原諸州皆屯戍女真契丹軍唯濟南府淄州並

無一人一騎

韓世忠爲御營平寇左將軍領兵一萬軍京東

金人侵京東故命韓世忠軍于京東以措置之

劉正彥爲御營平寇右將軍

王倫上書乞入大金迎請 二帝加朝奉郎大金通

問使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
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
得之以爾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
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

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即秩之榮仍委使華之
重 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
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倫以修職即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

詔戒百官

朕承祖宗有道之長賴黎猷戴宋之舊嗣守神
器適歲當郊祇見皇天后土慨念父母兄弟越在
他邦宗廟社稷之託中更異姓一時赤子塗炭靡
依獨予一人猶勤于外天其或者俾復大業保乂
斯民以導迎南還之御惟茲肇祀實報以祈

朕齋慄存念大懼菲德弗獲顧歆乃先事三日繁
陰凝翳潤不至濡震于朕心罔獨靈祉逮祖廟
及壇壝象爍炳夜氣晏溫風雷澄霽迄用成禮顧
朕眇昧罔有一二敢日馨聞于上實惟祖宗
之靈相佑在天惟爾萬方有衆不替忠順協于天
心朕既獲祇事弗敢謂幸矧敢怠康方恐懼修
省以靈承扶持全安之眷念與爾有同體共利冀
各迪乃心無拂於上下神祇共迎景貺以宏濟多
艱用誕告于率土惟世理亂在臣庶咸休無有小
大遠邇惟底寧爾國則亦寧爾家爾躬在焉股肱

大臣其同寅協恭思難圖易輔朕不逮以唱百
辟論思獻納之官若耳目風憲左右侍衛有言達
于予聽必忠必誠毋奪于私凡曰有官君子飭躬
謹行惟職業是修守令部使者暨爾僚佐有爲有
行其必曰毋傷于民毋害于國無及爾身暨爾家
則獲人神休而永終譽中外爪牙之臣賁勇敢氣思
逮戡難之勲以懋遠圖毋貽名節之羞軍民戰士
咸奮忠力遂爾寵榮至於失業無依嘯聚林藪怙
衆爲暴殺掠無辜當思神明譴殛之報應甚影響
古今誅討之刑雖緩必正革心自効掩罪以功錫

爾官爵永惟我國家之用 朕信不渝嗚呼天道
福善助順罰惡禍淫踈而不失股肱大臣暨爾萬
方有衆咸思寅畏冀天悔禍救民塗炭復我父母
兄弟宗族臣民躋世隆平與萬世有衆共之咸孚
朕志毋苟目前之安而敢怠惑尚有賞刑為爾後報
十二月五日乙卯

隆祐皇太后至杭州

隆祐皇太后六宮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扈從統
制官苗傳等駐國于奉國寺

十月庚申金人犯東平府知軍府事權邦彥棄城走

遺史曰權邦彥字朝美崇寧四年進士釋褐登第
靖康間知冀州以兵赴元帥府勤王建炎二年代
盧益知東平府孔彥舟為鈐轄邦彥與之不和彥
舟領兵叛去至是金人犯東平府邦彥不能守棄
城遁去降授朝散大夫

金人陷東平府

十四日甲子金人陷北京河北提點刑獄公事郭永
死之

金人犯北京北京留守張益謙轉運使裴億提點
刑獄公事郭永共守之益謙億齷齪小人守志不

固唯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擊之或勸益
謙委城遁去永曰北門所以敵遮梁宋虜得志則
席卷而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
以待外援之至柰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晝夜縋城
出告急於朝廷且請朝廷爲虜備金人攻益急俘
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
降無噍類益謙億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
儕盡節之時不宜有二乃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
矣吾城堅汝輩當努力賊不足畏也衆皆感泣甲
子質明大霧四塞虜以斷殘礎爲砲樓櫓皆壞左

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安坐城樓
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
當以死報然巢傾仰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
懼益謙億二人迎降粘罕曰城破而降何也二人
皆言郭永不肯降粘罕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
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孰視久
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問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
夙聞其賢乃自爲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
降之永瞋目唾罵曰無知畜豕恨不醢爾以報國
家何說降乎粘罕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擊手怒罵

不絕粘罕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
殺我我死當率義鬼悉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
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浹粘罕令斷所舉手并其家
害之時年五十三即日傳語城中雖素不與永合
者亦相向慟哭金人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字謹
思大名府元城人天資雄爽氣剛直長七尺美鬚
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得錢即以買書家藏書
萬卷因事爲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
節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爲人
喜面折人過退無言聞秋毫之善必咨獎成如不

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
義而於吏治精明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
謚勇節

十五日乙丑黃潛善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汪伯彥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宰天下之平實繫秉鈞之重揚大廷之號不
昭顛俊之公若時登庸訪予落止戎虞未殄有朽
索馭六馬之憂國步方艱如抱火厝積薪之懼臨
朝興歎當饋靡寧春求四嶽百揆之賢圖回二帝
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於衆而得

之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新安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實封六百戶汪伯彥惟老成
人以儒術用德器群公之表威名萬里之衝秉先
物之幾判若大龜之决處獨危之正挺如執玉之
堅項佐命於戎衣久宣勞於樞筦歷時滋久雋譽
益孚帝賚有開渭水獲伯王之輔价藩作固顛更
是社稷之臣其遂相予無以易汝宜體仰成之意
益名御大政之元進躡文階陪名御真食併蕃物采庸
示眷懷於戲無競維人非賢不乂成湯之學伊尹
有不召之臣大舜之舉臯陶而不仁者遠往宣一

德用格多盤可特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依前御營副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
三百戶封如故

公伯彥時政記曰黃潛善伯彥正謝上曰潛善
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伯彥昨
知相州甚有政聲事朕同險艱備知其忠實潛
善與伯彥更同心濟謀以副朕考廟之意

金人陷魏州

十九日己巳李彥仙敗烏魯字董于陝州
二十一日辛未金人寇青州

殿中侍御史張守撫諭京城

遺史曰先是朝廷措置防秋朝士紛然求去殿中侍御史張守上疏曰比年綱紀隳壞風俗彫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爲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爲痛哭流涕吾者也防秋在期方事備禦而職事官各欲便私而去而國家何賴邪乞揭榜朝堂明示教戒

上納其言時邊事未寧詔百官具所見聞奏守即上防淮渡江利害各六條大槩尤以遠斥堠探報爲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

臣守倅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忘外患恃江淮爲險無經濟遠謀忽略其言不用守又乞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搜人材係政事之大者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惟防秋是圖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諭京城意守不復還矣陛辭上諭之曰日當不次用卿即日就道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

突興下帙二十

起建突三年正月
盡二月三日壬子

建突三年正月 車駕駐蹕揚州 翟興為京西北路
馬步軍都總管兼安撫制置使兼河南尹兼京西南
北路招捉使

翟興為京西北路兵馬鈐轄與楊進戰于鳴臯山
下翟進死之興以其事訴于朝乞選重臣鎮守朝
廷乃就命興本路馬步軍都總管兼安撫制置使
兼河南尹兼京西南北路招捉使

京城留守杜克遣王漢說翟興使圖楊進

楊進據河南府以留守司命為知河南府與翟興
屢戰進於鳴皋山之北深溝高壘儲蓄糧餉謀為
久計已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復奪
淵聖皇帝及濟王歸欲搖動衆心然後舉事杜克
乃遣王漢詣伊陽縣見翟興說興使圖之且檄報
楊進置乘輿法物儀仗悖逆顯著責興破賊自此
興與子孫琮率鄉社稷劫之戰無虛日矣

六月乙酉劉誨王貺奉使金國回

先是己遣宇文虛中楊可輔為祈請使副使于金

國再議遣宣義郎劉誨借中大夫試戶部尚書為
通問使拱衛大夫合州防禦使王貺副之誨等到
京師遲遲其行上聞之命留守司促誨等行到
金國金國并命祈請使副宇文虛中楊可輔偕歸
於是虛中被留獨遣可輔乙酉誨貺與可輔偕到
行在誨字庭誨開封人

金人陷青州

金人寇青州晝夜攻擊凡一十七日丁亥城陷焚
燒屋宇殆盡殺掠無遺時權知州魏某被害

金人陷濰州

金人既陷青州即率兵寇濰州又陷其城焚掠而去
軍卒閻臯據濰州自稱知州軍事

金人既退濰州而去牛頭河土軍閻臯與小教頭
張成鼓衆占濰州臯自為知州以成為昌樂知縣
十日己丑遣祈請大金國信使李鄴周望等

汪伯彥時政記曰是日內殿早朝奏事畢

上語宰執曰第四次祈請大金國信使副李鄴周
望宋彥通吳德休宜早令進發與定日使鄴輩知
之朱勝非曰奉使須得賜金帛方能辦私覲李鄴
周望已見辭免所懸官職耻更自乞支賜恐未能

便行 上曰於格合得自請何傷黃潛善曰朝廷
當為檢舉只今行下 上曰朕奉使時當京城擾

攘受命當日出門都不曾請支賜 朕於王府自

出隨行人起發之費約支錢五萬餘貫如士大夫
之貧如何可辦今次鄴等依格支賜外仍優加甚
數國家愛惜財物正為收積以待當用時用今遣
使議和事若遂成 二聖得歸 朕豈吝金帛之

數潛善曰第二第三次奉使劉誨揚可輔王貺歸
自軍前皆云金人受私覲物又非昔比更無回答
雖貪食者衆不敢少忤其意恐生事造語有害和

雖遣使支賜加數甚善 上又曰卿等今日住壽
寺奉安惠聖宮御容罷早歸私第潛善便與換了
大金二帥書令鄴等早行潛善曰與元帥書自來
只是平文不用四六 上曰卿早來所撰與大金
皇帝通問書其詞語甚精能寫 朕欲言之意如
此足矣不必須四六也

十二日辛卯邵興敗金人戰于潼關克虢州

邵興敗金人于潼關乘勢收復虢州李彥仙以興
知虢州軍州事

十六日杜充出兵攻張用等不勝

張用相州湯陰縣之弓手也乘民驚擾呼而聚之
與曹成李宏馬友為義兄弟有衆數十萬分為六
軍成大名府外黃縣人因殺人投拱聖指揮為兵
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又有王大郎者名善濮
州人亦有衆數十萬分為六軍善初為亂也濮州
弓兵執其父殺之善有衆既盛乃以報父讐為辭
攻濮州不下又攻雷澤縣亦不下與用合軍皆受
留守宗澤招安既而復反杜充為留守又招安用
屯于京城之南南御園為中軍善屯于京城之東
劉冢寺為中軍又有岳飛桑仲馬臯李寶諸軍皆

屯于京城之西充以用一軍最盛終必難制乃有
攻之意甲午衆入城打請乙未充掩不備出兵攻
用令城西諸軍皆發岳飛桑仲馬臯李寶等皆率
兵至城南以擣用覺之勒兵拒戰亦會善自城東
率兵來與用為應官兵大敗賽閔索李寶被執岳
飛者初隸張所為効用飛隨都統制王彥往太行
山遂自為一軍後歸京城留守司杜充用飛為統制
劉洪道知青州

先是濱州葛進作亂殺官吏劫財物取強壯充軍
又攻破棣州又取強壯充軍留守司差向大猷知

濱州進依舊屯於濱州以其衆皆面刺十字曰永
不負趙王誓不捨金賊以示忠赤進嘗率衆劫潞
縣金人寨得劉洪道者字資深青州人進士及第
曾任楚州州學教授監六部架閣庫先遭金人驅
虜在潞縣寨中進以洪道歸濱州俄報青州有將
兵之變安撫使曾孝序被殺洪道說進令申聞朝
廷及申留守司乞已知青州進然之遂與大猷同
具申既而留守司回報果令洪道知青州洪道未
行會金人破殘青州殺權知州魏某而去趙勝據
其城洪道乃移文勝而後行至千乘勝聞洪道至

失措即馳至千乘謁洪道曰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公統之勝喜洪道索物從等具衛儀而入遂為知州洪道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農者絡據放還於是勝之黨十去六七而勝之勢弱矣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因勒王不到京城而迴退歸不出洪道尋致之用為將官

賜青州劉洪道獎諭勅書

爾履百戰之軍鋒保一方之生齒迄臻寧謐備見忠勤然方面之權豈容或二軍中之令尤在至公必愜輿情方收群力儻習因循之弊坐乖綏禦之方無以馭戎便成誤國其體倚毗之意無從牽制之私

張俊請移左藏庫于鎮江府不報

金人陷徐州知軍州事王復被殺

金人將犯揚州先馭徐州入其城知軍州事王復死于庭下有將校趙立者為州衙排軍發憤鼓率將兵殺金人出城立被傷金人以為死矣立在草芥中夜得微雨漸復蘇金人往揚州而軍民請鄭秀才權知州事既而軍民衆議以謂立忠勇能辦事可以為城民之主乃請立權知州事聞於留守

司授立武德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徐知州軍事
二十一日庚子百官般家出城

邊報屢至朝廷未有禦之策宰相黃潛善汪伯彥
殊不介意人皆危之有般徒出城爲被難之計者
潛善伯彥慮恐搖動衆心乃禁百官般家出城市
井驚惶益不安矣

張守爲起居郎

張守以殿中侍御史撫諭京師還行在面奏虜人
必來顧 陛下早圖之毋使宗廟生靈坐罹塗炭
上爲之惻然即除守起居郎

張用王喜寇陳州馬臯追之官軍戰敗

張用王喜在京城下與官軍戰執李寶也乃謂杜
克終有疑心不可留遂率衆而南至陳州克遣馬
臯追擊之用猶未知也約軍會教方擺列忽報京
城有官軍至臯率衆乘不備直犯其中軍後軍奔
至曹成寨爲成所遏皆止用復與喜等併攻官軍
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炉
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

葛進衆寇青州

劉洪道知青州於金人殘破之後城市焚戮殆盡

而諸邑富饒洪道招輯百姓不旬日間喧益城市
葛進謂洪道知青州蓋因已所致且趙勝已死而
輯治漸有倫理欲取青州乃率衆同向大猷至城
下洪道曰葛進之兵皆衣不擐甲此欲襲取其城
耳遂闔扉不納以酒肉米麵釣城下犒其衆進不
受遂攻北城而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拒守

韓世忠退屯宿遷

韓世忠屯于淮陽軍將會合山東諸寇以拒金人
金人粘罕方圖維揚大舉兵自京東入寇至滕縣
聞世忠扼淮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兵一

萬先至揚州以議事爲名使

上不得出揚州然

後大兵繼至或謂肅王在軍中同行其事未詳粘
罕以大軍進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退于宿遷縣
未曉至宿遷不虞金人踵襲其後質明覺之奔于
沐陽

遺史曰韓世忠在沐陽夜寢不安與其帳下乘夜
渡潮水大棄其軍北沙路走鹽城翌旦諸軍方覺
知以主帥既去遂皆潰散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
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聚衆自此輔達聚衆
於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

自為徒黨者不可勝計

知淮陽軍某叛附于金人

韓世忠既退淮陽軍也金人已到城下知軍某望風投拜金人入城執某而去淮陽無知通有將校二人自權知通據

折可球以麟府州晉寧軍叛附于金人

三十日己酉關瑾棄泗州率衆走

金人自滕縣直趨臨淮縣皆全裝鐵騎白氈笠子關瑾屯在泗州初聞京東群寇不寧至是探者回以謂白氈笠子劉忠賊馬犯臨淮或謂是李成徒

黨瑾以兵進之遇游騎一二人猶未知是金人也瑾獲數人以歸驗之乃金人遂解生口一二人赴行在己酉金人及泗州境瑾率衆出奔金人徑趨泗州之上數十里間計置渡淮

二月一日庚戌朔金人犯楚州知州事朱琳叛降于金人

金人侵淮以支軍犯楚州知州事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門東開放居人自便居人爭奔欲寶應縣取揚州路渡江金人覺之皆邀回城中

粘罕自東平由襲慶徐泗以犯揚州

節要曰自建炎二年秋窩哩盟既破五馬山寨以

探知馬

名御

大軍南來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

罕留兀室余覩守雲中率眾南寇也粘罕初下大

行由懷衛將欲東應窩哩盟而聞馬已敗於清平

窩哩盟從而入寇由是粘罕亦度黎陽以寇澶濮

澶濮既陷時杜充守東京慮賊西來決大河阻之

賊不能西乃東會窩哩盟眾同陷北京既寇兗鄆

故至是由徐泗以犯揚州

遺史曰是時邊報屢至市井皆知金人兵將至者

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禁止街市不得扇搖邊事

亦不許士庶般挈出城二月晦夜閣瑾解到金人

生口朝廷愴惶以內帑所有通夕般挈翌旦駕御

舟泊河岸居人驚怖莫知所為上即欲南幸潛

善等勸且候報到得實渡未晚也是日遣兵出西

門禦賊士氣不銳人無鬪心在職百官皆欲奔竄

是夜江都縣前火

二日辛亥閣瑾為其將姚端所殺

閣瑾退兵在洪澤鎮姚端募殺之是日也揚州士

民漸有出奔者官司不能禁止是夜城中火起凡

三四處

三日壬子金人陷天長軍

朝廷以邊急方出兵往天長把隘金人又犯天長官軍潰散是時上遣內侍鄺詢往天長探事審知是金人即時奔還禮亂軍與金人鬪報交馳而去猶未知是金人也詢既回乃知端的

上大驚決意渡江

車駕發州渡揚子江幸潤州

上得鄺詢報不移刻出揚州都統王淵內侍康履等數騎從過市市人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宮人

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宰相黃潛善汪伯彥自都堂鞭馬而去軍民爭諸門而出死者不可計數上行次揚子林見一親事官發言不遜上掣手

劍親殺之行至瓜州鎮得小渡船即乘以渡江至西津口坐于水府廟中取劍就靴上擦血百官皆不至護衛禁兵無一卒從行者鎮江府少傾聞之

知軍府事錢伯言發州兵迎請幸鎮江府少傾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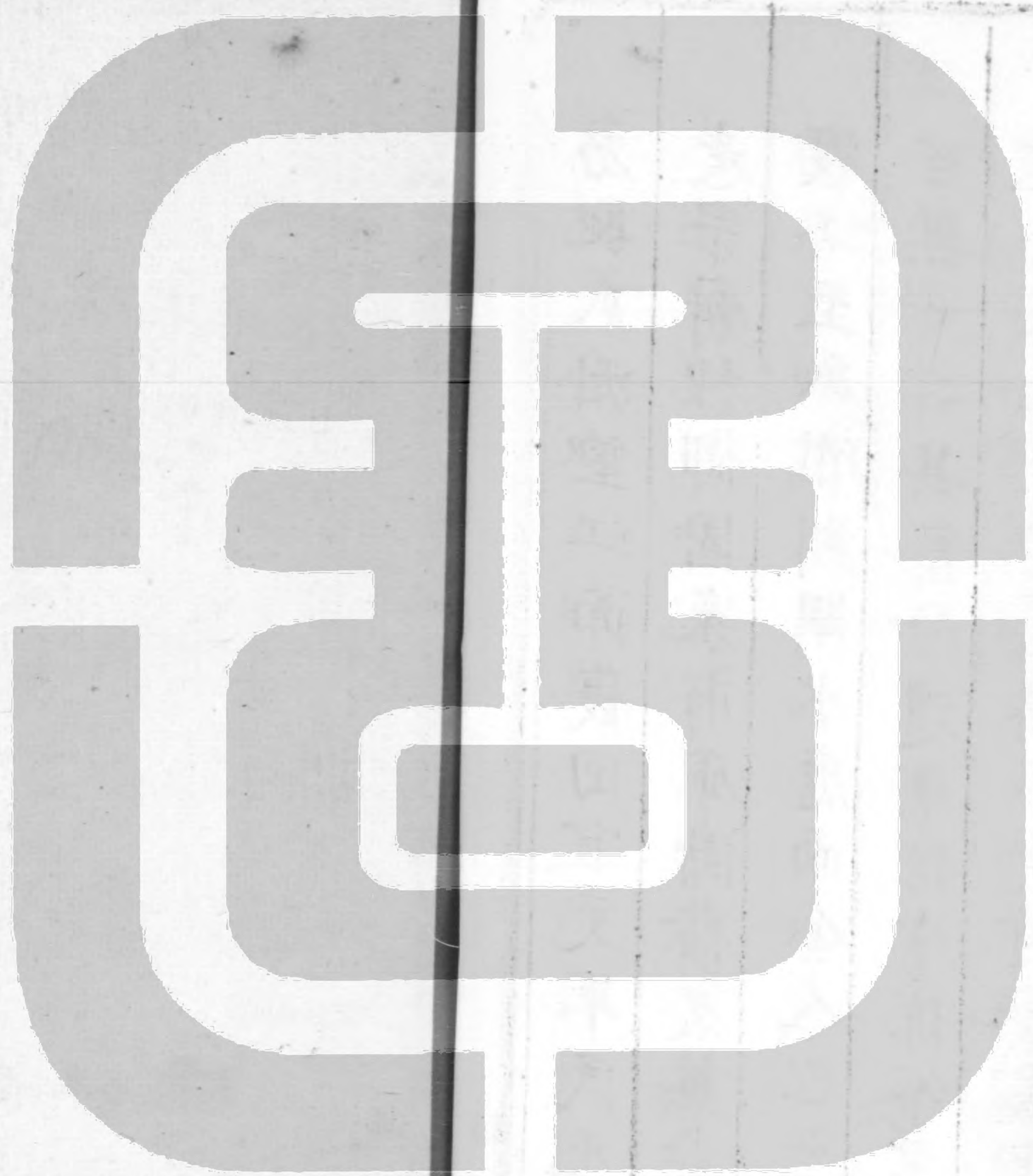
有百司人得舟南渡者夜上宿于府治宰相從

官皆議幸杭州未決而聞禁衛涕泣且籍籍相偶語上驚命朱勝非及官軍左言傳旨問所以勝

非呼之前使言厲聲傳問皆以未見家屬為辭即
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船專渡衛士妻孥矣衆帖
然因問車駕去住利害一日聽聖旨無敢詳者乃
許以俟駐驛定當錄扈從功勞優賜賞給遂皆欣
諾 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霖為曹官或以名
對遂召士霖同寢天氣稍暄脫綿背心以賜士霖
金人入揚州

揚州百姓謂 上已渡江流寓人爭門去而見金
人遊騎到乃喧呼言我揚州有主矣遂家家備香
花投拜金人入城問 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

乃馳瓜洲望江而復回官吏軍民死者數十萬先
是宗廟神御國家府庫儲積及勢貴之家裝舡欲
渡江至瓜洲潮開水應而金人已至出閘得渡者
百無一二其餘皆遭虜掠虜掠不盡者悉從火焚
燒金人屯于摘星橋下是時簽盡書淮南節度判
官廳公事吳某權州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Some legible fragments include characters like '三', '四', and '五'.

